

先撥志始

中國歷史研究資料叢書

83.1.5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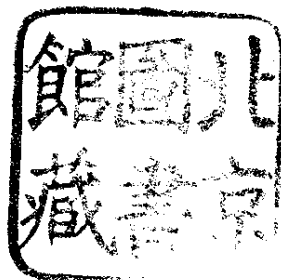
1000

2

中國歷史研究資料叢書

蜀碧四卷 清·彭遵泗
先撥志始 明·文秉

A· 716920



本书根据神州国光社1951年版复印

先 拨 志 始

中国历史研究社编

*

上 海 书 店 印 行

(上海福州路401号)

*

舟 山 印 刷 厂 印 刷

1982年12月 1—17500 (1716—1) 定价 0.92 元

四版序言

一、本書原名「中國內亂外禍歷史叢書」，今改爲「中國歷史研究資料叢書」，以符合實際內容。

一、本叢書是由前中國歷史研究社編輯，以我國歷史上的農民起義，異族入侵，以及邊將作亂，宮廷政變等內憂外患爲中心；輯錄被歷代「官書」所摒棄的史料，收集民間散藏的有關鈔本；初步的考證稿本真偽，審定其史料價值，並將所得不同版本互相參照校訂，再分段標點，以作史學研究者的參考資料。

一、所輯史料，很多出自當時的官僚地主，幫閒文人的筆記殘稿。他們的立場觀點，站在統治階級一面，對於反抗他們的農民起義，懷着最大的敵意，所以記載事實很多歪曲，恣情誣蔑，極盡詆毀。高明的讀者，只能披沙淘金，汲取有用部份，作爲參考。

一、本叢書初版刊行在十五年前，中間雖再版二次，未作修訂。這次爲求減少錯誤，改正現有訛漏，曾作了全面的校勘刪改；但因能力所限，訛誤之處仍恐不免，還請讀者不吝指

正。

- 一、本叢書每冊包含不同史料多種，爲便利讀者另冊採用，每冊標一書名。
- 一、此次對錯字訛漏的校勘，對序言的刪改，全由神州國光社編輯部門單獨進行；如有「以正改誤」或「刪改不妥」的地方，當由我社負其全責。

一九五一、八、十一。

序言

這冊叢書收輯的兩種明季史料都是一向被稱爲名著的。這兩種所記載的恰恰一種是上層社會底黨爭；一種是下層農民革命中最聳動人的一段。

『先撥志始』底作者文秉〔孫甫〕是文震孟底兒子，平生雖未入仕，但因爲家世的關係，博習當時朝貴間的掌故。這書得以重刊，完全是夏燮〔謙甫〕底力量。夏燮是清代治明史的大家，他之發見這書，也就是當他在編纂『明通鑑』的時期。這書和李遜之底『三朝野紀』大部分相同，只是較『三朝野紀』更要完全地保存了一些文獻：像所謂『妖書』、『東林點將錄』以及『逆案』等都是『三朝野紀』中所沒有的。一向史家把這書和吳次尾底『兩朝剝復錄』並稱，以爲同是記萬歷天啓兩朝最詳備的典籍。

『蜀碧』底作者彭遵泗〔磬泉〕，丹稜人，乾隆丁巳進士，官至翰林院編修。這書記張獻忠入據四川的始末，算是在所有記這段史實的書中最爲人稱道的一種。

關於『蜀碧』應該特別說幾句話。

在本叢書第三冊底序文中我曾說過「李自成是被塗成了花臉的清兵卻大半是被穿上了禮服的。」這意思是說我們目前所能得到的明季的史料，凡是記載農民隊伍屠殺和清兵屠殺的，都一定是充滿了不忠實的誇張（前一種屠殺）和掩蓋（後一種屠殺）。要是沒有這種見解，那便會受那些史料底欺騙，會真的相信農民隊伍都是一些瘋子，而清兵卻簡直是「仁義之師」了。

『蜀碧』這部書便更加證明了這個意見的正確。乾脆地說一句：這部書所以能爲人稱道的，就因爲牠把張獻忠描寫得不近人情而把肅王恭維成一個『救世主』的緣故。作爲底描寫手法不消說是不錯的，他使張獻忠在我們面前成功了一個殺人的大藝術家。自然我們現在沒有別種材料可以反證那些描寫的虛僞，不過，作者卻也記載着一些我們一看便不能相信的鬼話的：像『天鼓鳴』、『東嶽廟玉帝像自動不止』、『紅雨着物盡赤』等等。要是我們完全相信作者筆下的張獻忠，至少我們總也得相信一半出於同一筆下的這些鬼話。

張獻忠殺人自然是殺人的，不過決不至於像作者描寫的那樣。有些不平常的殺人的

法子，也是有可能的，但是那未必都是張獻忠底『創作』。不舉別的，就只看『先撥志始』上所載的皇帝底殺人，已經便可以使我們悟出殘酷的刑法的來源。然而那還只是上層社會中的互相殘殺而已，若要推想到地主和官吏對於農民的待遇，那就怕不會是那樣的『單調』。奴隸們所受的教育便是酷刑，便是殺人，試問當他們能夠發號施令的時候，不把他們所受的教育發揮出來還等甚麼呢？張獻忠不會著書，不能把地主和官吏底殘酷記載出來，他底唯一的方法就只有學那種殘酷。

其實事實上張獻忠起初並不是這樣殘酷的。就是『蜀碧』上也說他『初破武昌，有大志，不甚殘殺』，同時還流露上一兩條他在四川政治上的有計劃的設施。〔鑄錢和保甲〕他底『殘殺』大半是在清兵入關以後纔顯著起來的。那原因是他意識到了自己底沒有出路，遂由失望而陷入了『頹廢』的狀態。他不是文學家，他底『頹廢』的表現也就只有加緊了殺人。殘酷自然依然是殘酷的，不過，比起清兵入關以後那般上層人物爲清兵效勞的殺人，卻就有一個很大的區別。這是一個極顯明的事實，然而一向記載張獻忠的歷史家卻都沒有注意過。

總之『蜀碧』是一部典型的清廷官吏底著作，我們挹取牠底史料，同時也必須丟棄

牠底瞎說。關於張獻忠的許多傳說，這書一向是給了不小的力量的，但是，我們現在卻已經不是上當的時候了。

目次

序言·····	編者	一
蜀碧·····	彭遵泗	一
先撥志始·····	文秉	九七

敘

蜀碧者：哭蜀也。哭蜀者：所以著楊嗣昌之罪，而憫邵捷春之愚，以弔忠魂烈魄於地下也。蜀之險，甲天下；絕其要塞，雖百萬可立挫焉。賊一入寇，秦良玉扼之，向非賂陳奇瑜脫去，則賊之亡久矣。嗣昌委賊於蜀，夫人知之，而捷春不知也。撤夔萬之藩籬，守重慶之門戶，使賊得以出入縱橫而無所忌，此其罪在誰哉？故曰：哭蜀者：所以著楊嗣昌之罪，而憫邵捷春之愚也。

獻賊之三入蜀也，分道屠戮，流血成川，蜀之受禍極矣！當是時，自縉紳以至氓庶，盡節者不可勝數。而閨中婦女，或閉戶自焚，或罵賊以死者，無算也。戎馬倥傯，其事不必盡傳；傳者，又莫由表述。筆之於書，使後之君子，得以考之，則死者可以無憾。故曰：哭蜀者：所以弔忠魂烈魄於地下也。

曩者，余嘗論其大略，特未暇詳；今余弟馨泉，採擇成編，頗爲詳悉，是固余之志也。嗚呼！蜀非有深怨積怒於賊也，而殘忍若此！天實爲之耶？抑人事使然耶？覽是集者，必將有嘆息江下而不能已者已。故曰：蜀碧者：哭蜀也。

卷一

起戊辰止癸未

戊辰〔崇正元年〕

冬十有二月，陝西賊大起。陝西連歲大祲，平涼延安間，饑民相聚爲盜。首亂者：王子順，苗美，張聖，姬三兒，王嘉允，黃虎，小紅狼，一丈青，龍得水，混江龍，掠地虎，上天猴，闖王，孟良，劉六等，名目甚衆。督撫討之，久無成功。其後併小爲大，李自成，張獻忠，虎視鴟張，秦楚，豫，蜀之間，戰無堅陣，攻無堅城，肝腦塗中原，而明社屋矣！

丹稜學博何修云：天啓間，蜀大旱，遵義守令集黃冠禱雨。拜章者伏地彌日，及起，守詢之云：『上帝召天下都城隍議事，章出甚遲。』問議何事，云：『戰場始於陝西。』至崇正初年，秦中賊果起。〔修，明季遵義人。〕

己巳

四川地大震。〔是後不書四川所紀皆蜀事也。〕

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

秦蜀二境，擊柝相聞；賊既亂秦，蜀豈無知？而瞿塘，劍閣間，不聞修邊備，實軍儲；袖手以待賊入，何與？備敝歲次，痛當事無陰雨之憂也。

甲戌

敘州母猪洞。銅鼓鳴，聲聞一晝夜。

二月，流賊張獻忠，始自楚犯蜀。獻忠陝西膚施人，本將家子。少時從軍犯法，得總兵陳洪範赦免；刻桷檀爲洪範像，事之。其爲賊也，與羅汝才同起。獻忠身長而瘦，面微黃，鬚一尺六寸，僂勁果俠，軍中稱爲黃虎，又號八大王。二月，自鄖陽渡漢，犯襄陽，連陷紫陽，平利，白河等邑，遂入四川。

賊陷夔州府及大寧，大昌，開縣，新寧諸邑。賊至大昌，人皆走避。有羅傑者，獨坐室中，正衣冠，閱書史；賊入，罵之，遇害。

賊犯梁山，邑人中書涂原擊走之。原以中書家居，賊至，集鄉勇，與戰箐銃間。伐大松，鑿山徑，而用竹畚囊石飛擊之。又以毒矢射賊，中者見血立斃。賊敗退入巴州，爲川兵所破，去攻太平。石砮女士司秦良玉，將兵至夔；蜀撫劉漢臣，運長壽之米，順流濟師。賊知

有備，不敢攻，太平圍解。漢臣及按臣黨崇雅請用涂原，以蜀人治蜀兵，不許。

賊攻保寧，不下；走犯廣元，城上發礮石擊之，遁。賊攻保寧，推官張一鶚，按臣劉宗祥，川北道夏時亨，共謀守禦，不能下。走攻廣元，圍七晝夜，城上人發礮石擊之，賊遂遁。

方賊犯彝陵，松滋，入歸巴萬山中，荊州推官劉振纓，提施兵從戰香溪壩，平陽壩，斬獲殊衆。而楊正芳有金沙鋪之捷，李卑有蓮花白溝二坪之捷，鄧玘有胡地冲之捷，許名成有仙女山之捷；當時川撫若董石砮兵，力扼巫夔，不令得人，諸鎮戮力，可望成功。迺施兵以援荊東下，舍之勿追；夔關天險，無一人敢誰何，此賊入蜀之始也。

乙亥 丙子

先是賊既退秦楚間，藩封數陷。蜀王泄泄然不知遠慮，成都令吳繼善痛哭於王之朝，以書諫曰：『高皇帝衆建藩輔，基置繡錯，數年以來，陪命亡氏，失其國家。此數王者，非真有敗德失道，見絕於天也。直以擁富貴之貲，狃便安之計，爲賊所利，而不思自全，此非殿下前車之鑒乎？今楚氛日惡，秦關失守，曹闢，姚黃，（時姚黃賊初起）陸梁左右，殿下付之悠悠而不恤。夫全蜀之險，在邊不在腹。若設重戍於夔門，劍閣，誠足自固。否則黃牛，白帝，亦屬彝庚；黑水，陽平，更多歧徑。迺欲坐守門庭，謂爲設險，不可解者一也。往者蘭會

撲滅，獻賊逃遁：止以藹兵力有虧，獻地利不習。今者荆襄撤其藩籬，秦隴寒其唇齒；揣量賊情，益無瞻忌。而欲援引前事，冀倖將來，不可解者二也。至於錦城之固，不及秦關；白水之險，寧踰湘漢？此可恃以無虞，彼何爲而失守？且城如孤注，救援先窮；時及嚴冬，長驅尤易。累卵不足喻其危，厝火不足明其急。而猶事泄泄，以幸苟免，不可解者三也。爲殿下計，宜召境內各官，諮諏謀議。發帑金以贍戍卒，散朽粟以慰饑民，出明禁以絕廝養蒼頭，蜀積逋以免流離溝瘠。募民兵以守隘，結彙目以資援。政教內修，聲勢旁振；則可易危爲安，轉禍爲福。苟或不然，蜀事誠莫知所終矣！竊爲殿下危之。」王不能用。（吳，江南人，才辯闊達，有謀略，後殉難於蜀。）

丁丑

閏四月，雅州地震。馬湖四土司地震者二。敘州，建武，瀘州，越雋，皆同日震。

五月，闖賊李自成自秦州犯蜀，連陷南江，通江等邑，尋退去。（自成出身事見正史，此處從略。）

劍州大水。先一日，沿灘巨石數百，皆反覆無定。及水至，民登州堂以避者免，餘俱漂沒，黃腸凶具，架屋櫨者纍纍。

九月，龍安地震。榮縣黃時太家地鳴，聲聞半里。工科給事中吳宅英言於朝曰：「臣鄉以詔書徵發救關中者無已，壯丁死於瘡痍，老弱困於騷動，以此城邑空虛，關梁不戒。賊蹈瑕抵隙，連陷南江通江二邑。鎮臣侯良柱猶以賊遁爲功，易視賊。占曰：『地震主兵。』又曰：『地鳴者伏屍流血，災不徒設。』臣竊憂之。」〔字英潼川人〕

十月丙寅，李自成由漢中趨攻廣元，總兵侯良柱戰死。李自成，混天星，過天星等，以十月初三日破漢中之寧羌州，分其軍爲三：一由黃壩攻七盤關；一由梨樹口，麥坪入廣元；一由陽平關過青岡坪，土門塔，向白水。侯良柱壁廣元，賊至力戰，死於陣。賊結七十營於烏龍山下。〔良柱陣亡，有屍無首，後削生前官職。〕

賊陷昭化，知縣王時化死之。初五日，賊分兵守二郎關。初八日，從淺灘過河，破昭化，知縣王時化不屈死。

賊破劍州，知州徐尙卿及州人楊于鼎等死之。先是初九日，賊攻劍門，州吏士塞石牛道，不得過；回屯江口。初十日，疾趨攻劍州。城將破，知州徐尙卿召士民語之曰：「城不可守，吾惟有死耳，爾等避之！」衆不忍去。尙卿書：「城空不可守，仗節爲誰危。苟竄那無計，殊羞孤影隨！」數語，匿於懷。于鼎與尙卿共守城，城陷，尙卿自縊死。于鼎率子姪諸